

陕甘宁革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保护利用策略研究

来嘉隆¹, 张亦弛¹, 宇文浩然¹, 徐萌², 伍艾嘉¹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陕甘宁革命遗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 具有十分重要且特殊的地位。通过对陕甘宁革命遗址时空分布耦合特征的梳理, 提出相应的保护利用策略, 既是落实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的政策要求, 也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弘扬革命精神的必要举措。选取陕甘宁片区 1 316 处革命遗址为研究对象, 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等量化方法, 系统研究陕甘宁革命遗址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① 革命遗址整体性强, 不同类别的遗产凝聚区域不同。② 革命遗址空间分布不均匀, 围绕延安形成强核心特征, 以延安为核心逐步呈现宏观区域差异。③ 革命遗址伴随着时间重心不断迁移, 空间中的流线移动现象表明革命遗址在空间上呈现多要素节点特征。④ 建议对陕甘宁革命遗址进行全要素全时空的整体保护, 构建“一圣地、两节点、四线路、五组团”的陕甘宁革命遗址活化利用网络体系。

关键词: 陕甘宁片区; 革命遗址; 时空分布; 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24)03-0329-09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of revolutionary sites in Shaan-Gan-Ning region

LAI Jialong¹, ZHANG Yichi¹, YUWEN Haoran¹, XU Meng², WU Aijia¹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2. Sub-institute of Historic City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Revolutionary Sites have witnessed the great journe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victory to victory, and have a very important and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ased on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revolutionary sites in Shaanxi, Gansu and Ningxia,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which is not only a policy requirement for the centralized and contiguous prot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but also a necessary measure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promot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This study selects 1,316 revolutionary site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quantitative methods such as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revolutionary sit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revolutionary heritage site has strong integrity, and different types of heritage have different areas of concentration. ②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volutionary sites is uneven, forming a strong core feature around Yan'an, and gradually showing macro regional differences with Yan'an as the core. ③ Revolutionary sites continue to move with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ime, and the phenomenon of streamline movement in space causes revolutionary sites to present multi-element node characteristics in space. ④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Revolutionary Sites should be protected as a whole of all elements, all time and space, and a network system of “one holy place, two nodes, four routes, and five groups” should be constructed for th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haanxi-Gansu-Ningxia Revolutionary Sites.

Key words: Shaanxi-Gansu-Ningxia region; revolutionary sites;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wholeness

收稿日期: 2023-12-25

修回日期: 2024-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2XDJ07);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19JK0441); 国家其他部基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1K040)

第一作者: 来嘉隆(1984—), 男,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本土规划设计。E-mail: jialong-lai@foxmail.com

通信作者: 徐萌(1985—), 男, 硕士, 高级城市规划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更新、文化遗产保护、本土规划设计。E-mail: 65802165@qq.com

革命遗址作为中国所独有的文化遗产类型,是镌刻革命精神的凝固史书,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新时代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弘扬革命精神,就必须保护传承利用好革命遗址。陕甘宁边区“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1],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作为“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陕甘宁革命遗址具有数量多、分布广、价值突出、整体认同感强的特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从实践来看,陕甘宁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历史文化价值的整体认知不够,保护管理的“孤岛化”和展示利用的“凝冻式”等问题。因此,从区域视角整体认识陕甘宁革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提出有针对性整合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便发布《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具有革命价值的革命建筑、革命纪念物予以保护;1961年国务院为进一步规范遗址保护管理政策,发布《文物保护暂行条例》,以立法形式对革命遗址进行政策性保护;2002版本的《文物保护法》优化保护理念,将革命遗址归入“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类型,由文物保护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转变^[2],侧面体现了革命遗址保护的观念的优化历程;十八大以来,先后推出《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试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等多个政策文件,进一步确定革命遗址的概念内涵,提出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革命文物活化利用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3],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创新等要求^[4-6],为保护利用提供政策依据。

关于革命遗址的整体保护:主题性遗产保护呈现出由点状遗产到区域遗产网络保护;从对单一要素到“文化景观”保护的趋势^[7-9]。相关学者围绕川陕、鄂豫皖、晋察冀等革命文物集中连片区开展实证研究^[10-12],提出整体保护有利于完整展现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13-14]。关于革命遗址的活化:呈现出从偏重静态展示到强调活化利用的发展趋势^[15]。“活化”强调以利用促进保护,通

过加强阐发、展示升级、传播创新等方式,让革命遗址真正活起来^[16-17]。综上所述,革命遗址的整体保护、活化利用方面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区域性革命遗址时空分布研究深入度不足,针对革命遗址实际问题的解决策略欠缺,给陕甘宁片区保护工作带来种种困难。

本文以整合空间关系为目标,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围绕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两大原则,构建全方位、多要素的保护框架,提出针对性的红色文化空间保护体系,最大程度挖掘革命遗址多重文化价值,实现区域联动,形成全空间要素的动态性联动,让陈列在陕甘宁红土地上的革命遗址“活起来”“传下去”。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陕甘宁革命遗址的概念

陕甘宁革命遗址是指见证1925年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片区人民救国兴国强国伟大历程的旧址、遗迹和纪念建筑等。其类型涵盖:重要机构、会议旧址;重要人物故居、墓地;重要事件、战斗遗址;烈士事迹发生地、墓地;纪念建(构)筑物;其他等6大类8小类。

1.2 研究范围及对象数据库

本研究以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为主体,综合考虑革命遗址保护现状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将研究范围划定布在陕西、甘肃、宁夏3省的12市72县,总面积达19.2万平方公里。

基于陕、甘、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及前期调研成果,与高德地图上革命遗址相关的POI数据进行对比,共获取1316个革命遗址点位,作为研究全样本,其中实地调研样本128个作为重点样本。获取多源遥感影像栅格原始数据后,以陕甘宁片区72个县域单元行政区底图数据为参考,利用Arc GIS软件进行投影、剪裁和提取数值等操作。结合实地调研结果形成遗址年代、保护等级、占地面积等7项遗址本体数据,以及遗址所在县生产总值、人口规模等14项县级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同时为确保革命遗址调查客观有效,结合专家打分得出9项数据,形成完整的陕甘宁革命遗址基础信息数据库(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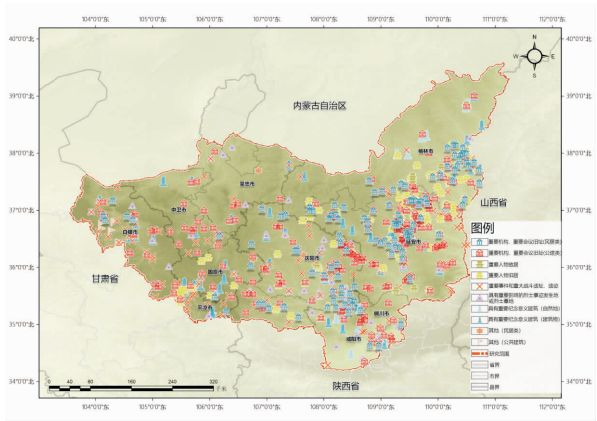


图 1 陕甘宁革命遗址空间分布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Shaanxi-Gansu-Ningxia revolutionary sites

1.3 研究方法

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是空间化分析的重要平台. 依托 GIS 对陕甘宁革命遗址的相互联系程度、空间聚集情况、空间分布差异、时空变化趋势进行量化分析. 其中, 通过最近邻指数^[18] 测算陕甘宁革命遗址在空间上的具体凝聚(随机、均衡、集聚)情况; 通过核密度^[19] 估算分析陕甘宁革命遗址点位在具体地理空间中的聚集情况; 通过空间基尼系数^[20] 探究陕甘宁革命遗址离散区域空间分布情况; 通过标准差椭圆^[21] 研究陕甘宁革命遗址伴随时间在空间中的要素流动情况.

2 革命遗址点位时空分布特征

2.1 革命遗址点位空间分布特征

针对陕甘宁边区革命遗址分布的差异性特征, 分别从分布类型、结构性和凝聚性三个方面来解析.

2.1.1 整体点位空间聚集性特征

团队将陕甘宁革命遗址点位按照省、市两级行政区划进行分类, 分别计算陕甘宁革命遗址的集中程度和分布均匀性. 将研究范围内部 12 市 72 县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进行划分, 计算得出省级行政单元空间基尼系数 G 为 0.82, 分布均匀度为 0.18(表 1). 结果表明陕甘宁革命遗址在省级区划单元呈现集中程度强、分布均匀度低的空间结构特征. 同理, 计算得出市级行政单元空间基尼系数 G 为 0.73, 分布均匀度为 0.27(表 2). 结果表明, 陕甘宁革命遗址在市级区划单元呈现集中程度较强, 分布均匀度较低的空间结构特征. 两者结果比较可知, 陕甘宁革命遗址的集中程度强, 区域间的均匀程度低, 在资源整合时需利用极化

效应, 通过对核心节点的重点打造带动整体区域的协调发展.

表 1 陕甘宁片区革命遗址点省域统计

Tab. 1 Provincial statistics of revolutionary sites in Shaanxi-Gansu-Ningxia area

分区	革命遗址点数量	占比/%
甘肃省	467	35.4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13	8.59
陕西省	736	55.93

表 2 陕甘宁片区革命遗址点市域统计

Tab. 2 City statistics of revolutionary sites in Shaanxi-Gansu-Ningxia area

分区	革命遗址点数量	占比/%
白银市	91	6.9
固原市	40	3.0
平凉市	76	5.8
庆阳市	300	22.8
铜川市	16	1.2
渭南市	12	0.9
吴忠市	44	3.3
咸阳市	52	4.0
延安市	478	36.3
杨凌农业高新区	1	0.08
银川市	1	0.08
榆林市	177	13.4
中卫市	28	2.1

2.1.2 不同类型点位空间聚集性特征

依托 Arc GIS 平台, 通过“平均最近邻”工具测算陕甘宁革命遗址整体的最近邻指数, 结果显示最近邻指数 R 为 0.263 0, 平均观测距离为 3 717.444 5 m, 预测平均距离为 14 133.764 2 m, P 值为 0(表 3). 该现象表明陕甘宁红色革命边区革命遗址的整体性凝聚程度高, 且各遗址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相互邻近程度较好, 其空间分布类型为聚集型. 从数值角度来解析, 陕甘宁革命遗址整体性强, 适合实行整体性空间性整合利用策略.

具体到不同类型的革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可以看出, 六个大类的空间分布种类皆为集聚型, 但重要机构、重要会议旧址的凝聚程度远高于其他种类的要素. 究其原因, 主要是我党重要机构和会议召开地受到国内局势的影响, 集中在延安、子长、安塞等重要主力转移路线重要节点和敌后革命根据地, 相对位置较为固定. 而在八个小类的结果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类的革命遗址最近邻指数数值产生了差异性, 两者的最近邻指

数分别为 0.818 1 和 1.039 7, 空间分布类型为随机型。造成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该类遗址大部

分是满足部队路线战略转移的临时构筑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破坏和拆除的概率较大。

表 3 革命遗址要素最近邻指数

Tab. 3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revolutionary site elements

类别	平均观测距离/m	预测平均距离/m	最邻近指数	P 值	空间分布类型
革命遗址要素 6 大类别:	3 717.444 5	14 133.764 2	0.263 0	0.000 0	聚集型
重要机构、重要会议旧址(A) 其中包含:	5 154.990 6	14 557.269 7	0.354 1	0.000 0	聚集型
重要机构、会议旧址-名居类(A1)	8 315.687 3	20 515.208 9	0.405 3	0.000 0	聚集型
重要机构、会议旧址-公共建筑类(A2)	7 597.025 4	18 382.046 1	0.413 3	0.000 0	聚集型
重要人物故居、旧居(B) 其中包含:	10 093.887 3	22 727.143 8	0.444 1	0.000 0	聚集型
重要人物故居(B1)	17 325.639 9	33 348.827 9	0.519 5	0.000 0	聚集型
重要人物旧居(B2)	13 741.795 9	25 534.895 3	0.538 2	0.000 0	聚集型
重要事件和重大战斗遗址、遗迹(C)	13 932.084 9	24 870.221 1	0.560 2	0.000 0	聚集型
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事迹发生地(D)	38 243.748 0	59 650.365 3	0.641 1	0.000 0	聚集型
近代以来兴建的涉及民主主义革命、纪念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纪念碑(E) 其中包含:	23 503.810 4	43 265.523 3	0.543 2	0.000 0	聚集型
纪念建筑-以自然地貌为标志地(E1)	24 063.271 8	36 035.128 4	0.667 8	0.000 0	聚集型
纪念建筑-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E2)	26 696.236 9	47 395.006 2	0.563 3	0.000 0	聚集型
其他(F)	38 337.509 0	57 425.710 2	0.667 6	0.000 0	聚集型
其中包括:					
其他-以建筑物、构筑物为主(F1)	55 132.026 5	67 386.593 5	0.818 1	0.000 0	随机型
其他-以自然环境为主体的道路等(F2)	61 868.980 5	59 506.351 3	1.039 7	0.000 0	随机型

2.1.3 空间点位的结构性特征

从陕甘宁革命遗址空间分布类型可以看到遗址的凝聚性较高, 整体分布特征明显。在此基础上, 运用 Arc GIS 中的 Density 工具对陕甘宁革命

遗址进行核密度分析, 再根据自然断点的分级方式得到陕甘宁革命遗址的核密度分析图纸, 进而得到不同种类革命遗址的空间聚集特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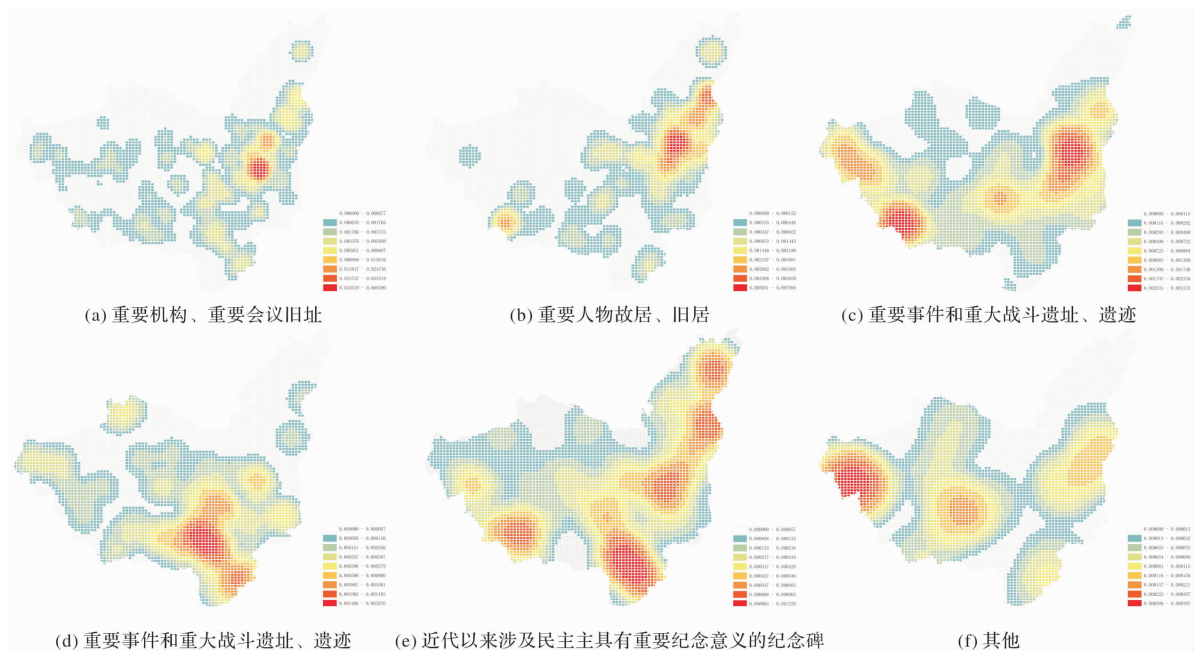


图 2 各遗址类别核密度分析图

Fig. 2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diagram of each site category

陕甘宁革命遗址总体格局上形成以延安-子长片区为核心集聚区,庆阳-旬邑-富平片区、会宁-静宁片区为次要集聚区的多点集聚格局。总体上,呈现南部要素集中程度高于北部要素,东部要素集中程度高于西部要素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空间分布数据测算结果相一致。呈现上述结果的原因为在于:延安-子长片区是陕甘宁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我党重要的战略设施和精神文化空间皆处于该区域内部;庆阳-旬邑-富平片区是陕甘宁片区关中部分的主要根据地,承担着与延安区域相互策应的角色;会宁-静宁片区则是我党有生武装力量转移的重要节点。

具体到不同类型革命遗址的空间聚集特征:

机构会议旧址呈单核多中心分布,密度最高处主要以延安为核心向四周扩散分布;故居和战斗遗迹类别呈双核分布趋势;烈士墓地和纪念碑等建筑物类型遗址集中于以咸阳为主的关中区域,而其他种类革命遗址多分布于白银市。

2.2 时间分布特征

对于陕甘宁革命遗址的发展阶段划分,研究以中国共产党党史为基础,兼顾陕甘宁革命遗址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本文将其划分为:国民革命(1924-1927年)、土地革命(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和新中国成立(1949年-如今)等5个阶段(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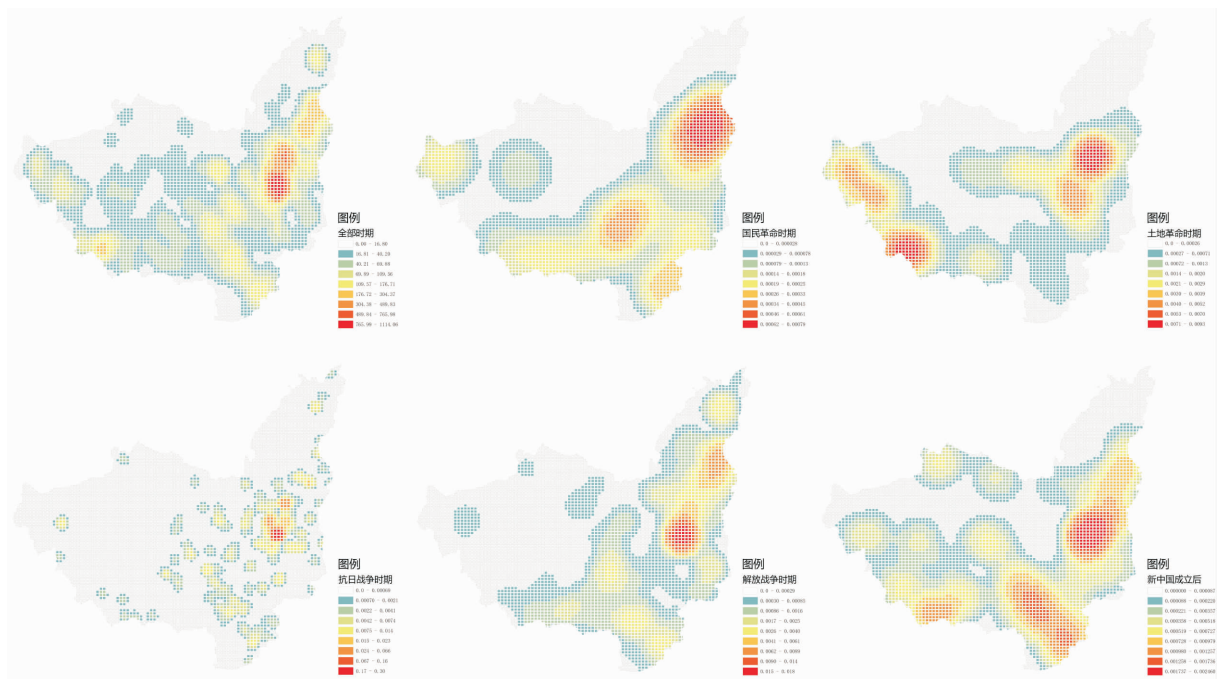


图3 各时期革命遗址核密度分析图

Fig. 3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of revolutionary sites in each period

2.2.1 国民革命阶段(1924-1927年)

1925年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1926年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标志着陕甘宁区域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但由于革命力量尚比较弱小,这一时期的革命遗址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庆阳市、榆林市等地域,均是共产党人与军阀、反动派斗争相对集中的区域。

2.2.2 土地革命阶段(1927-1937年)

1932年前后我党先后在建立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陕南、鄂豫陕和西北等革命根据地以满足我党有生力量的迁移。因此,土地革命阶段的革命遗址主要集中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长征路线经过地附近。其中,子长市地处西北革命根据地核心位置,亦是瓦窑堡会议的举办地,因此革命遗址较多;会宁县、静宁县等地则因位于红军转移

线路的重要节点,故革命遗址相对集中。

2.2.3 抗日战争阶段(1937-1945年)

抗日战争阶段,为后续有序展开革命工作,壮大敌后方的抗日根据地,形成更多有生力量,我党在延安、子长、安塞等修建了包含联络站、医疗所、印刷厂、学校等战略设施。因此,该阶段片区内的革命遗址在延安较为集中,其他区域分布较为分散。同时,由于正面力量匮乏等原因,这一时期革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力体现了我党实行的游击战略。

2.2.4 解放战争阶段(1945-1949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独裁内战方针,对于我党包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延安作为我党重要的战略要地和精神文明象征,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攻

占目标。我党在经过详细部署下,实行转战陕北战略,先后发动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沙家店等重要战役,给予国民党反动派重大打击。解析该时期的革命遗址,我们可以观察到除延安外,革命遗址的主要集中区域在佳县、神木市、庆城县、旬邑县等区域,皆为我党阻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战争节点和重要战略物资供给点。

2.2.5 新中国成立阶段(1949年-如今)

新中国成立后,新增的革命遗址大多为纪念革命先烈和重要革命战役的纪念馆、名人旧居和构筑物,其中延安市、庄浪县、宁县等地域内的纪念性构筑物相对较多,同时,也有相当数量以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的革命遗址。

2.3 时空耦合关系

通过标准差椭圆可以反映出陕甘宁革命遗址的分布方向和趋势(图4),长轴表示遗址分布方向,短轴大小则是代表分布范围的向心性,扁率代表分布方向性的明显程度,为说明遗址点伴随时间的重心移动过程,以标准差椭圆为基础分析不同时期的平均中心要素来辨析遗址点在空间中的流线移动现象。陕甘宁革命遗址的总体分布方向为东偏北68.34度,呈现西南-东北方向,短轴长度为150.0 km,扁率为0.37,方向性较为明显。从分布方向来看,抗日时期、解放时期为西南-东北方向,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方向则趋于为东西方向,呈现水平方向分布;分布范围向心性来看,抗日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国民革命时期>解放时期;从方向明显性程度来看,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时期>国民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时期。

期。各时期革命遗址的空间分布方向和趋势性差异较为明显,国民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心集中在延安境内,后期伴随着党中央转战陕北,进而决胜全国,革命遗址空间分布重心发生偏移,间接说明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核心地位,以及不同阶段我党工作重心的变化。虽然不同时期革命遗址的类型占比不尽相同,且重心在不断迁移,但整体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延展性,并没有伴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步没落,反而借助不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逐步壮大(图5),形成燎原之势。为验证遗址要素的累积和历史事件是否存在耦合关系,团队依托陕甘宁历史事件信息库,对于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分析,同时比照各历史时期的核密度分析图,发现:历史事件发生集中区域与遗址点位高度集中的区域基本一致,存在紧密关系;历史事件发生的片区更加有利于遗址点位的积累,间接证明了在时空双维度层面,遗址累积量与历史事件具备耦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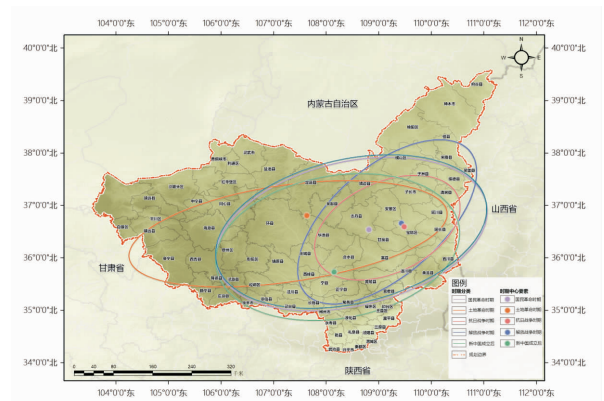


图4 陕甘宁革命遗址分布方向及重心标注

Fig. 4 The distribution direction and center of gravity of Shaanganning Revolution sites were mark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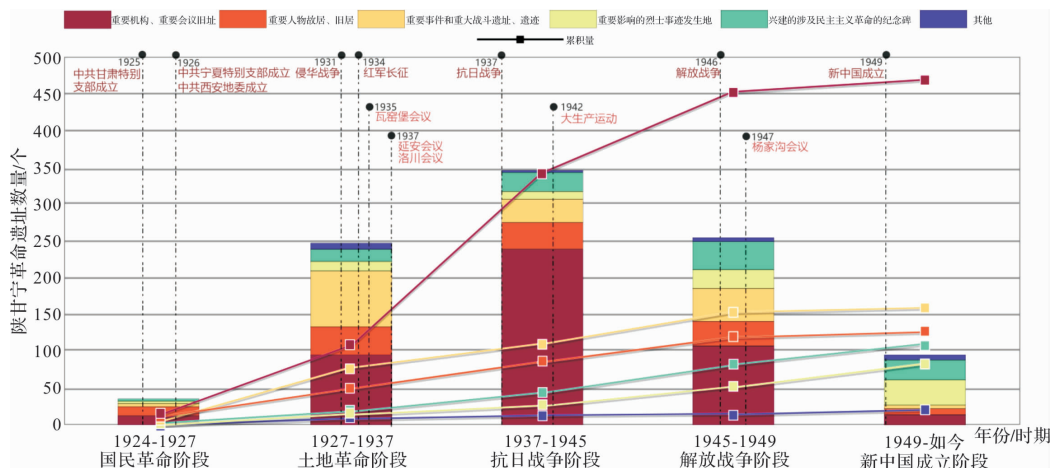


图5 陕甘宁革命遗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类型与数量图

Fig. 5 Th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Shaan-gan-ning revolutionary sit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具体来说,革命遗址相对集中的延安-子长区域、庆阳-旬邑-富平区域、会宁-静宁区域亦是重要革命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延安-子长区域作为革命遗址最为集聚区域,同时亦是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整党运动、南泥湾垦荒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而榆林、旬邑、会宁、静宁等次一级集聚区则见证了保卫黄河河防作战、打退和制止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等中国革命重要历史时刻。革命遗址点位相对分散的区域,所承载的重要革命历史事件也相对较少。

3 保护利用策略

针对陕甘宁革命遗址“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现实需求,以革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为基础,提出陕甘宁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建议:

3.1 搭建陕甘宁革命遗址基础数据库,全要素全时空整体保护革命遗址

基于全域、历时视角,结合史料考证、实地调研,通过多元多模态时空数据比对互证分析,廓清陕甘宁革命遗址底数,建立陕甘宁革命遗址名录。以陕甘宁革命历程为时间线索,统筹区域内的资源条件,通过认定挂牌、修缮保护、地点标识、场景营造、环境协调等多种方式,全要素全时空整体保护革命遗址。建议采用“分阶段,渐进式”保护策略:以赓续红色文化基因为内在驱动力,强化遗址精神文明认同感为目标导向,优先保护那些与陕甘宁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相关,且时空耦合度高的革命遗址群,如延安子长遗址群、会宁静宁遗址群、旬邑富平遗址群,并逐步向周边区域稳步推进,最终形成对陕甘宁革命遗址的全要素全时空整体保护。

3.2 构建“一圣地、两节点、四线路、五集群”的陕甘宁革命遗址活化利用网络体系

在原有革命遗址保护体系的基础上,根据陕甘宁革命遗址时空分布耦合关系,衔接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全要素多节点跨区域协调遗址保护要求,强化延安作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的核心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圣地、两节点、四线路、五组团”多维度立体化的陕甘宁革命遗址活化利用网络体系。即围绕延安打造延安革

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依托庆阳、固原打造两大红色文化传承发展节点;以平川-会宁-静宁-西吉-隆德-固原-环县-吴起长征会师、延安-庆阳-固原-吴忠-榆林边区文化体验、延安-安塞-延川-子长-子州-靖边-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转战陕北、泾阳-淳化-旬邑-铜川-富平革命遗迹展示等四条红色旅游线路为脉络;陕北、关中、陇东、陇西以及宁东南等五大革命遗址集中保护展示区,构建全时空、全要素、全覆盖的陕甘宁革命遗址活化利用网络体系。

3.3 建立跨行政区的革命遗址协同管理机制,提升精神价值认同感

在制度层面明确保护主体与职责划分,建议组建跨行政区划的革命遗址协同管理制度,统筹陕甘宁片区的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并通过跨部门相互协同的方式,打造区域性红色精神内涵的长效提升机制。同时,还应发动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遗址监管的工作中来,形成人民-专家-监管机构相互协同联动的革命遗址保护管理利用新局面。

4 结语

在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陕甘宁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整体整合效果不明显、个体保护利用效能低、区域整体认同感不等问题。研究通过系统梳理总结陕甘宁片区革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分别从“摸清家底”“构建体系”“建立制度”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保护利用策略,以期能为陕甘宁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提供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真正让陈列在红土地上的革命遗址“讲述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赓续红色血脉 老区风华正茂——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观察 [EB/OL]. [2022-05-30]. https://www.ndrc.gov.cn/fggz/dqzx/gglqzxfz/202205/t20220530_1326163.html?state=123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inuation of the Red Bloodline in the Prosperous Old Areas-Observations o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anxi Gansu Ningxia Revolutionary Old Areas[EB/OL]. [2022-05-30].
- [2] 单霁翔.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08, 1(3): 24-33.
SHAN Jixia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Urban Regional Planning, 2008, 1(3): 24-33.
- [3] 孟祥林.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保定红色文化发展研究[J]. 中国名城, 2014(4): 33-42.
MENG Xiangli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oding Red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J]. China Ancient City, 2014(4): 33-42.
- [4] 刘大亮, 陈潇艺, 赵珺雄.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旅游景区建设研究——以沂蒙红色景区为例[J]. 中国名城, 2023, 37(7): 50-55.
LIU Daliang, CHEN Xiaoyi, ZHAO Junxio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taking Yimeng Red Scenic Spot as an example [J]. China Ancient City, 2023, 5(7): 50-55.
- [5] 朱宇华, 乜小珂, 徐睦. 革命文物内涵的认识发展——基于新中国文物法规文本演变的视角研究[J]. 中国文化遗产, 2021(6): 27-35.
ZHU Yuhua, NIE Xiaoke, XU Mu.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a perspective study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text of cultural relics regulations in new China[J].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2021(6): 27-35.
- [6] 李向东. 地质学教育中的地学文化与地学精神传承[J]. 高教学刊, 2021, 7(26): 94-98.
LI Xiangdong. Geological culture and geological spirit inheritance in geology education[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21, 7(26): 94-98.
- [7] 张兵. 历史城镇整体保护中的“关联性”与“系统方法”——对“历史性城市景观”概念的观察和思考[J]. 城市规划, 2014, 38(S2): 42-48, 113.
ZHANG Bing. Relevance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in the overall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ic Cityscap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S2): 42-48, 113.
- [8] 王树声. 文地系统规划研究[J]. 城市规划, 2018, 42(12): 76-82.
WANG Shusheng. A study on cultural land system planning[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12): 76-82.
- [9] 王树声. 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现代意义[J]. 城市规划, 2019, 43(1): 50-57.
WANG Shusheng.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tradition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9, 43(1): 50-57.
- [10] 薛倩, 白海峰, 薛立尧, 等. 全要素时空耦合下的革命文物片区规划编制策略探讨——以《陕西省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为例[J]. 中国文化遗产, 2022(1): 26-37.
XUE Qian, BAI Haifeng, XUE Liyao, et al. Discussion on the planning strateg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ea under the whole element spatio-temporal coupling——Taking the Master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Chuan-Shaan Area of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2022(1): 26-37.
- [11] 陈名杰, 薛峰, 顾军, 等. 笔谈: 革命文物红色基因解读与传承[J]. 中国文化遗产, 2022(1): 5-17.
CHEN Mingjie, XUE Feng, GU Jun, et al. Pen Talk: Interpret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d gen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J].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2022(1): 5-17.
- [12] 郝玉鑫. 晋察冀边区革命旧址空间分布与连片保护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20.
HAO Yuxin. Study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ontinuous protection of old revolutionary sites in jinchahi border region[D]. Shijiazhua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2020.
- [13] 杨涛.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国家文化遗址空间体系构建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3): 81-87.
YANG Tao.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3): 81-87.
- [14] 杨林兴, 寸新元. 做好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J]. 社会

- 主义论坛,2019(7):54-55.
- YANG Linxing, CUN Xinyuan.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revolutionary sites[J]. Socialist Forum, 2019(7): 54-55.
- [15] 陈军. 融合视域下革命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路径考察[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21(1):29-33.
- CHEN Jun. Examination of the path of protection and adaptive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under the convergence perspective[J].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Scientific Research, 2021(1):29-33.
- [16] 苏航. 红色文化遗存的活化保护与创新利用模式[J]. 《规划师》论丛, 2020(1):421-427.
- SU Hang. Activation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utilization mode of red cultural remains[J]. Planners Series, 2020(1):421-427.
- [17] 吴必虎, 王梦婷. 遗产活化、原址价值与呈现方式[J]. 旅游学刊, 2018, 33(9):3-5.
- WU Bihu, WANG Mengting.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in-situ value and present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9):3-5.
- [18] 唐健雄, 马梦瑶. 中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20, 42(6):1188-1198.
- TANG Jianxiong, MA Mengyao.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sites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6):1188-1198.
- [19] 李伯华, 尹莎, 刘沛林, 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2): 189-194.
- LI Bohua, YIN Sha, LIU Peilin, et al. 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2):189-194.
- [20] 崔卫华, 王之禹, 徐博. 世界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7, 37(6):198-205.
- CUI Weihua, WANG Zhiyu, XU Bo.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rld Industrial Heritag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6):198-205.
- [21] 湛子群, 王树建. 基于POI数据的城市紧凑度时空演变特征研究[J]. 安徽建筑, 2023, 30(12):31-32, 86.
- CHEN Ziqun, WANG Shujian. Characterizatio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compactness based on POI data[J]. Anhui Architecture, 2023, 30(12):31-32, 86.

(编辑 桂智刚)